

冬日旧时光

应敏明

儿时，我家住在宁海剧院对面，之间隔了一条桃源路，剧院在马路西边，我家在东边。我家五口人，住的是两间矮平房，门朝西，平日剧院传出的嘈杂声不绝于耳。冬天，阳光早早从东面的窗棂射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束，我坐在床上，常常用手去捕捉它们。

冬天，我常常跑到外婆家晒太阳。那是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南边是个小墙弄，小墙弄南边是落塘道地，它的屋檐比外婆家的地坪高出仅尺许，我伸手就能摸到瓦片。这样一来，阳光就能无遮无挡地照进外婆家的院子，早上照在西首，中午直照中堂，下午慢慢移到东首。我和外婆一起晒太阳时，她从不浪费时间，要么坐着拆旧毛衣，要么编织新毛衣。外婆手巧，一个冬天过去，开春我就能穿上新毛衣去上学了。

那时候天冷，外婆家的屋檐常常挂起长长的冰凌，在阳光下发出钻石般的寒光。我们几个表兄弟让外公架起梯子，爬上去折几段冰凌下来，拿在手上玩耍，直到冰凌融化，我们的小手冻得

如红萝卜一般。

每年冬天，我的手都会生冻疮，连握笔写作业都疼。阳光好时，一下课我就跑到走廊，把双手放在阳光底下，这样发硬的冻疮就会软化许多，不过晒久了会很痒。母亲知道后告诉我，生了冻疮不能在阳光下暴晒，一冷一热反而好得慢。

读中学以后，我家搬进了天主堂院子，一间半矮屋，房门朝北，地湿。由于院子里住户多，房子拥挤，冬天几乎晒不到太阳。一旦遇到艳阳天，母亲早早叫我父亲找到院子里太阳能照到的角落，支起竹架，晒上棉被。棉被经过太阳暴晒，晚上我们钻入被窝，瞬间被松软、喷香淹没。

高中毕业，我去了乡下开小店。蓝天白云下，冬日的阳光毫不吝啬地照耀大地。门口那条清澈的河流，河流外宽阔的田野，一垄垄蔬菜、稻田，穿蓑衣的农民和老牛……无不享受着阳光的温暖。我们的小店朝南，四间店铺，16片门板早上卸、傍晚上。冬日，太阳始终在小店里游荡，阳光下玻璃瓶里五颜六色的糖果越发诱人了，而柜台上半铺开的花布则开着无数朵鲜花。

冬天农闲时，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喜欢来我们小店前晒太阳。男的在小店买支香烟，坐在石阶上抽，或买碗酒喝；女的织毛衣、纳布鞋、嗑瓜子。其间，少不了男女间的打情骂俏。小店隔壁住着董嫂，她可是村里最会说话的女人。董嫂长得宽厚丰满，两个女儿却是貌美如花。不知以前是不是当过说唱艺人，董嫂声音洪亮，讲起民间故事来抑扬顿挫。每当说得兴致正高时，她的女儿会突然出现，把她拉回家去。这多少令大家有些扫兴。

冬天阳光好，对小店来说也是好日子。小店春夏一般不卖海鲜，冬天才卖。那时候没冰箱，鱼卖不掉就会臭掉。阳光好，我们就晒鱼鲞。带鱼不用洗，直接吊在竹竿上，黄鱼、米鱼要先掏出内脏，再用刀从鱼背上划一道，挂到竹竿上。我们小店三个老员工，就我一个一青年，吊挂



双寿迎春

岑其绘

任务自然就落在我身上。在溪边，我把竹竿做成三脚架，两个三脚架上横一根长竹竿，挂上带鱼、黄鱼、米鱼……阳光下，鲜红的鱼儿一字儿排开，鱼腥味随风飘得老远。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这腥味对村民充满了无穷诱惑。

空闲时，我会跑到河流对面的田野里，找到稻秆垛，一屁股躺下，眯缝着眼睛……天空一无所有，给我无限安慰。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冬日的暖阳从来不曾迟到，它温暖了我的过去，也温暖着我的现在。

□诗歌

这城市……

高堂东溶

这座城市，像积木在手掌中着魔似地被无限放大。用一天的时间，只是悠悠小小的一隅。以前的护城河只能被铭记。以前的小城是那么娇弱或沧桑。城外被收割的金黄稻田，而今一到黄昏，在夜里起床的星星们都揉着惺忪的眼，凝望从地面升起的一行行诗行，像果子一样密集。前庭清冷。后院是河埠。这简陋拥挤的澡堂，那昏暗勾勒的裁缝店铺，在深巷里一直喊痛嗓子的货郎，或羞于启齿的垂于背后的两条粗黑辫子的少女，皆被旧时光收拢于一座民俗博物馆成了新的目光里一幅幅疏生或遥远的视角。被抹去的是旧景物。没有老去的是诗心。分成小巷逼仄的一行行诗句而来感动自己。有内涵丰富，浓郁的一座城墙，一片塔影，一株老银杏树，是否替他，或你，一位银发苍苍的百岁老者，留下当年，磨磨蹭蹭似的生活背影？

所经历的迷茫，感伤或惊喜，或像纸伞苦等进门的，或落寞之情……至今细细想来，是否倍感亲切如昨，有一份难忘的留恋？

这座城市，恰如一只温顺跪着的母羊，让新生事物在吮吮之中，有了更亮丽的一姿。地铁在下面穿越，仿佛一步之遥就到了宽阔的海岸，看东方日出的心，就宛如万顷波涛的滔滔翻滚……

医生家属

邓海波

要问医生家属，平时最怕什么？我的回答是：最怕听到半夜铃声。而前段时间，妻子的手机不时在凌晨响起，害得我心惊肉跳。妻生性嗜睡，平日手机得设置三个闹钟才能将她唤醒。但接听深夜电话，好比枪弹出膛，讲话时睡眠惺忪却口齿伶俐，我知道此刻她的身心还处于分离状态。我曾几次建议她，能不能把手铃换成温柔舒缓一点的，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行！太温柔了，我听不到，起不来！

这次是医院通知全体医务人员须在凌晨四点集合，前往目的地执行紧急任务。见窗外夜色如墨，寒风呼呼，我想还是当车夫送妻子去医院吧，谁叫咱是医生家属呢？

来到医院，但见车灯照射下人影绰绰。与妻叮嘱几句多加小心后，便开车回家。不

久，妻子发来微信，说正在赶往目的地的路上，等一下戴上手套和口罩就不能发信息了，还提醒我不要出门，注意安全。事后才知道，本区内发现了一例新冠病人，医院全体出动，前往事发地开展核酸检测和消杀等防控工作。

晚上天黑她还没回家，忍不住打她电话。长时间呼叫后，总算接通了电话，她说刚刚完成整个片区的核酸检测。没吃饭肚子饿倒不算什么，难过的是穿着严密的防护服，加之高强度工作量，白天汗水湿透了全身，又不敢多喝水；晚上一遇降温冷风吹，整个人湿衣贴身冰凉透心，又口渴难忍，一天里像坐了从高温到严寒的过山车。我听后心生病楚，但想到危急关头妻子和她的同事们忠于职守逆行而行的可爱，又生出几许骄傲。

晚上十点多还不见她回

来，我又忍不住打去电话。她说刚到医院，正在进行明天的排班和核酸检测准备。她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段时间回不了家了，一是防控的要求，二是每天须凌晨起床出发，回家耗不起路上来回的时间。我从她那里得知，现在全民同心支持，抗疫条件比以往好多了，他们不缺其他，最缺的是休息和睡眠。在随后几天里，他们几乎天天披星戴月起早贪黑。那天妻在微信里留言：真的体会到了站着也能睡着的感觉。还说到他们院长，现场布置完工作后，竟不自觉地躺倒在水泥地上，酣酣地睡着了。

作为医生家属，我“荣幸”地感受到天降大任于医务人员时，他们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他们那种苦中作乐的可爱。那天，妻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张他们这组医务人员的合

影，让我们猜猜哪一个是她。照片里他们个个身穿防护服，骄傲地向前伸出大拇指。看背景，天际晚霞放红，每个人的肢体动作释放出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和轻松。穿着防护服的他们都是一个模样，我丈母娘看了半天也没能认出自己的闺女。我安慰道：不怪你认不出来，连你女儿乍一看也没找到她自己呢。

其实，这样的日子于我并不陌生。有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尽管锻炼抓得很紧，却减不下来体重，后来总算找到了瘦身不成功的原因。每天我下班后离妻下班还早着呢，于是我不吃这样那样的零食充饥，就是先做一顿自己吃了。直等到夜色深沉，妻才下班回家，于是还得再为她做一顿。看她一脸疲惫憔悴，忍不住陪她再吃一顿以示关怀。如此每晚等于要吃好几顿，体重自然就减不下来喽。

妻子日日夜夜归，我偶尔难免免口出怨言。而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日子里，反而很怀念往日夜深人静与妻共进晚餐的情形，那时她即便再怎么晚归，尚能知冷知热见君面，总比天寒不见夜归人强吧。

课堂上，孩子们学《一匹出色的马》，课文讲的是一家人郊游，小女儿要父亲抱，父亲给了根柳枝后，女儿把柳枝当成小马，骑上后比谁回家快的事。

这“柳枝”不就是小时的“马马郎”嘛——一群顽童，折了长柳，去叶后跨下一钻，嘴里喊：得儿驾得儿驾……稀拉的队伍带着嚣张在村路上扬卷起漫天尘土……

儿时，自行车和手拉车是最牛的出行工具。农人撒走，几十里山路土路去城里，当天来回不在话下；要出远门，有自行车的脚一蹬走了，没车的向邻舍隔壁借一辆，回头回把青菜几只萝卜就成。碰到东西多路不远就拉个手拉车，平板上铺点干稻草，人挨物坐，蛮有坐“小包”的相势。

路近人小，乘“马马郎”最划算。村口买酱油，晒场分西瓜，庙门口听戏……都靠“马马郎”。马马郎要有“马”，父亲就是匹“出色”的马。

父亲头发浓密，一把就能抓牢。他当过兵，背壁厚实挺刮，脖颈粗长有力，耳朵圆润肥大。一高兴就抓住小闺女臂往空中一腾，弓背缩脖喊：“困腿，开腿。”我撑开双腿，抓住他耳朵，理直气壮骑上他的后脖颈，左摇右晃，我成了飘扬的天边，一眼望到遥远的小伙伴趾高气扬。

去邻村看电影，父亲把我高高架上，左手拎竹椅右手抓住我的腿，任背上的“糊猴精”左摇右晃得意洋洋。有次赶得急，远远听见电影响了，急得我鞋跟踢父亲的脚，要“马”跑得再快些，不小心摔了下来。刹那间，父亲抓住我的脚脖，顺势把身板垫在我屁股底下，等我起身，发现父亲的后脑勺磕在了石头上……

可惜，这匹“出色的马”在远地工作，一周回来一次。当我和哥哥嚷着要骑马马郎时，父亲总“卑躬屈膝”由兄妹俩胡闹。如今，我还能想起那浓密的头发中淡淡的煤味儿。父亲是三班倒的锅炉工，烧煤烘变压器，北京城许许多多变压器要经过父亲的手。

父亲不在的时日多，我矮小，碰到站高瞭望，就很羡慕父亲在身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期，“祈雨”是饱含先民生活情感的文化现象。被各地奉为“雨神”的对象各有不同，有天神、龙神、风神、雷神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古代宁波，被百姓们供奉为“雨神”的竟然是两条鳊鱼。这就要从阿育王山的一口井说起。

根据明代《（嘉靖）宁波府志》记载，从鄞县县衙（今海曙区人民政府附近）往东行五十里，有一座阿育王山，山上有一广利寺，环绕广利寺有七口水井。这些水井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凿的，据传从东晋时起，最中间的那口井就显现出“灵异”事件了。怎么个“灵异”呢？原来，这口井中有两条鳊鱼，其中一条从头顶到尾巴长有一条金线，另外一条每次出现都自带“高光”，神光炫目。倘若有人折一花枝探入井中引其现身，运气好的话这两条神奇的鳊鱼就会出现，而且是由两只红蟹或者一对虾在前面“开路”引出来的。

那么，这两条神奇变的鳊鱼是什么时候变成受万人礼拜的“雨神”的呢？天一阁东园游廊壁上嵌着的一块石碑记载了双鳊“神化”的经过。

这块《碧澗水仙湖灵庙记》碑的碑文正文是由宋朝知庆元府（即宁波）兼沿海制置副使的赵以夫，在嘉熙三年（1239年）八月十五日碧澗水仙湖灵庙建成时所撰写。后来因故损毁，于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重立。

碑文记载，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地区连年大旱。吴越开国国君武

边的伙伴们。比如生产队要分瓜了，他们或背或托或驮或抱，随孩子像老鼠一样“噌噌”蹿上，又抓又揪……谁让父亲就是匹“马”呢！

父亲回来了，铃声叮叮一路欢撒，夕阳把父亲身影拉得细长。车在门前停下，他大步跨过门槛儿，几步迈过院落，跨过纷飞的鸡鸭，蹲下裹住扑出来的我，一把举起，过头顶触白云要飞身上天，在我咯咯的尖叫声中，抓住我的双手在院里转，父女俩的笑转成一片——骑马马郎啦，骑马马郎啦……

母亲替父亲卸下背包，夕阳堆里的父女俩让她满足。她嗔怪着：“就知道骑马马郎……”也不知她说的是父亲，还是我。

哥哥在父亲身旁着急，抓住父亲的腿想往上爬，我蹬脚：“我骑、我只骑……”哥更急了，抓着父亲的裤腰带要哭。父亲抓过一把竹椅，拎起哥哥衣领，把他倒着放在椅上前后晃动：“乖，也骑马马郎。”——哥哥哭着，哥哥又笑了，嘴里不停嘟囔：“马马郎马马郎……”我说：“竹椅又硬又冷，还有鸡屎，哪比得上爸的……”

父亲不在的很多日子里，我和哥哥常为了一把椅子打相打，那时的竹椅摇身一变，成了遥远、温暖、笑得满脸皱纹的父亲，成了一匹出色的马……

贫瘠的山水和日子中，小小的孩子在游戏和想象中，获取了童年的快乐，在大人无意识但俗常的关爱与引导里，瞥见了生活的笑容。我为曾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有这样简单质朴的父母感到幸福。我为人生跌宕曲折的路上，始终有一匹“出色的马”带我前行、催我奋进，而心怀感恩……

《一匹出色的马》这节课，孩子们听得认真。作为奖励，课后，我拖过凳子，趴腿坐下，双手把住椅背，双脚一踏，手臂往上一送，在孩子们的愕然中，嘴里呼噜起：驾、驾、得儿驾、得儿驾……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却看不到老师已泪流满面——父亲不在了，再也没人能让我肆意地高高骑在风中飞扬，可童年还在，用声音、形象和味道……让人记忆。

肃王钱镠，听闻了阿育王山双鳊的事，猜测其有降雨的神力，于是命僧侣专程来宁波将这两条“神奇”的鳊鱼“恭迎至钱塘南塔寺，为它们专门凿了口井，还在井上盖了间亭子。然后，众人虔诚祈雨，果然甘霖骤降，解了旱。到了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八月，明州又逢大旱。明州节度使委托楼琛等父老乡亲到阿育王山中恭请双鳊到月湖碧澗的水井中。把双鳊从“郊区”请到“市中心”后的当年，“雨阳时若，五谷丰登”，可谓灵验至极。从此以后，双鳊可祈雨的“超能力”就传开了，它们渐渐成为宁波的“雨神”。

后来，宁波百姓为之兴建庙宇，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定期祭祀的习俗。《（嘉靖）宁波府志》载：“岁以六月十八日致祭祀以刚鬣。”就是说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八，宁波人会用猪作为主要祭品来祭祀，以求风调雨顺。宋元祐元年（1086年），明州知府王汾向宋哲宗奏请，御赐“渊灵”额名。乾道二年（1166年）明州知府赵伯圭祈雨有应，又奏请加赐“渊灵侯”。嘉定十五年（1222年），又加赐“水仙湖灵侯”。

宋代始建的水仙湖灵庙原在月湖西北侧，大约今天的偃月街北段月湖公园内，如今已消散于天壤间，迹不可寻。这块明代重立的《碧澗水仙湖灵庙记》碑也已“搬家”至天一阁的明州碑林间。五百年光阴流转，碑石下截已磨蚀，文亦有脱失，然碑额上篆文题刻的“救愚”二字依然醒目，似在悠悠讲述着这一段经由“官方认证”的传奇故事。

『马马郎』是匹好马

冯志军

鳊鱼与宁波『雨神』

王伊婧